

司马翎作品集

# 剑海鹰扬

司马翎·著

品读珍藏本  
下



章培恒 总序  
孔庆东 导读  
司马翎——还珠以降金庸之外最具才华者  
奇险惊幻 推理斗智 武侠经典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司马翎作品集

# 剑海鹰扬

司马翎·著

品读珍藏本

下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司马翎武侠作品集·总序:司马翎其人其书 || 章培恒/1

《剑海鹰扬》·导读:剑海鹰扬司马翎——司马翎代表作解读 || 孔庆东/6

上册



- 第1章 血洗孤城/1
- 第2章 唯我独尊/12
- 第3章 妙计巧连环/24
- 第4章 江湖儿女心/36
- 第5章 刀君剑后/48
- 第6章 卧薪尝胆/61
- 第7章 诗酒雅集/73
- 第8章 剑气扬威/85
- 第9章 慈悲为怀/96
- 第10章 超人魅力/108
- 第11章 护法之战/119
- 第12章 君在何方/132
- 第13章 仙子查奸/144
- 第14章 品花鉴古/156
- 第15章 炉边清谈/168
- 第16章 大开杀戒/179
- 第17章 岂忍卿死/19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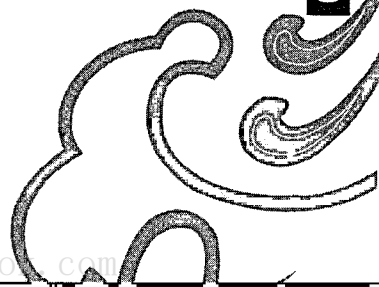
# 剑海鹰扬

2

- 第 18 章 且赴盛宴/202
- 第 19 章 大敌当前/213
- 第 20 章 见微知著/224
- 第 21 章 开棺救美/234
- 第 22 章 身世之谜/245
- 第 23 章 助敌荡寇/255
- 第 24 章 保证得胜/266
- 第 25 章 侠士风范/276
- 第 26 章 杀透重围/287
- 第 27 章 风帆竞逐/298
- 第 28 章 君后争胜/309
- 第 29 章 情有独钟/319
- 第 30 章 啸傲江湖/329
- 第 31 章 联袂畅游/339
- 第 32 章 玉台铜马/350
- 第 33 章 群雄毕集/360
- 第 34 章 中外武会/372
- 第 35 章 指挥若定/384
- 第 36 章 连赢三场/396



- 第 37 章 出奇制胜/407
- 第 38 章 均在算中/419
- 第 39 章 胜券在握/431
- 第 40 章 威震天下/443
- 第 41 章 胜不骄败不馁/454
- 第 42 章 能战始能言和/466
- 第 43 章 阴谋诡计/477
- 第 44 章 魅剑魔力/487
- 第 45 章 广闻大师/498
- 第 46 章 程老仙长/509
- 第 47 章 爱恨生死/519
- 第 48 章 智勇权谋/530
- 第 49 章 刀头舐血/540
- 第 50 章 不战而胜/551
- 第 51 章 芙蓉如面/561
- 第 52 章 鼎足三分/571
- 第 53 章 刀气如虹/581
- 第 54 章 江河日下/592
- 第 55 章 无头公案/603
- 第 56 章 有情佳丽/613
- 第 57 章 生离死别/623
- 第 58 章 天罗地网/633



# 剑海鹰扬

4

- 第 59 章 必有一失/643
- 第 60 章 同仇敌忾/653
- 第 61 章 改过自新/663
- 第 62 章 罪在一人/673
- 第 63 章 虚虚实实/683
- 第 64 章 生生死死/694
- 第 65 章 言必有中/704
- 第 66 章 计中之计/715
- 第 67 章 患得患失/726
- 第 68 章 情重孽重/737
- 第 69 章 父子之间/747
- 第 70 章 最后决战/756
- 第 71 章 剑海鹰扬/766
- 第 72 章 翠华重光/776

---

后记：一代宗师司马翎——武侠小说的新时代意义 || 宋德令/787

附录一：真善美重现江湖 || 宋德令/790

附录二：女权的江湖·江湖的女权——司马翎笔下的女性 || 林保淳/792

附录三：司马翎武侠作品首次出版年表 || 真善美出版社/797

## 第 37 章 出奇制胜

他突然以讶异的眼光，向宗旋背后望去，宗旋微微一怔，扭头观看。沙尔诺夫挥刀疾砍，口中发出得意的狞笑……

青霞羽士低声向秦霜波道：“贫道实在不明白，对方何以屡次放过了迫攻的机会，每一次，他都可以发挥绝强无伦的凶威，大有取胜之望。”

癡僧接口道：“莫非这叶维亚奉有严令，不许伤人？”

宗旋笑道：“焉有此理，我瞧八成是疏勒国师作茧自缚，但其中的奥妙，却不易推测得出来。”

雷世雄突然插口道：“诸位何不向秦仙子叩询？当可得到解答无讹。”

他此举大有难倒秦霜波之意，宗旋立刻愤然地向秦霜波望去，大有要她立刻回答，使雷世雄失望之意。

秦霜波恬然一笑，道：“这等情形，想必早在端木小姐算中，假如诸位向她叩询，她的答复，一定千真万确，再也不会差错。”

她口气之中，隐隐露出她对敌方形势了然于胸，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，同时把众人的注意力，转移到端木芙身上。说得好是捧她的场，使她更添威望；从坏处说，却等如反击了雷世雄一记，因为端木芙终究是他的人，而秦霜波，则仍能保持她的高深莫测。

双修教主詹先生最是了解秦霜波厉害，这时又倒抽一口冷气，暗暗想道：“这位剑后从来是锋藏于平淡之中，一言一动，无不攻守兼具，看来大庄主也不是她的对手，除非端木小姐肯与她作对，不然的话，只有老庄主亲自出马，方能有胜她之望了！”

此时，众人的目光，果然都转投端木芙，但那仅是迅快的一瞥而已，随即全都回到擂台之上。

但见叶维亚兀自猛攻不休，占尽上风，从开始交锋直至现在，已斗了五十余招，这叶维亚以狮虎之勇，猛攻不休，直打得尚固全无还手之力一般。

端木芙缓缓道：“在这数十招之中，尚先生已表现出武当派绝世的韧力，才承受得住敌人凶猛的攻势，换了别人，纵然挨得下来，但也将心头烦躁，极力设法反击。只要有这

等念头，就得白白耗去不少精力，以致减弱了这柔韧之势。以奴家看来，疏勒国师果然堕入我算计之中，被我击中了自傲自大的弱点了。”

要知，目下中原与西域这两大阵营，已走上了斗力兼斗智的形势，端木芙虽是对疏勒国师前此全无所知，但她以敏锐细腻的观察，再加上情理二字，已瞧出疏勒国师实是智勇兼备的人物。

唯一的缺点，大概只有自傲自大这一点而已，因此，她特地派出尚固，嘱他务必以最擅长的柔韧功夫应战。

疏勒国师虽是晓得武当派韧力过人，但他却有一种心理，那就是，不但这一场战必须赢，并且还要赢得快。于是，他派出了擅长强攻硬打的高手叶维亚，要他在数十招之内，击败敌人。

本来，他麾下诸人之中，比叶维亚强的，还有好几个，但后面还有几十场要打，他必须计算得十分精确，派出之人，只须刚能胜过对手少许，赢得这一场就足够了，如果强得太多，便是浪费实力。

殊不知这么一来，果然被端木芙算中。

那叶维亚一直是攻多守少，勇悍无比，却久攻不下，双方呐喊助威之声，渐渐改变。

早先是西域方面之人，嘈声震耳，鼓掌喝彩以及吹哨子，无不俱全，现声势大见减弱；相反的，中原群雄，越叫越有劲，“加油”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尚固自然感到敌人劲道远不及初时凌厉沉雄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更加沉住气，以应付对方强弩之末的一轮猛攻，只须熬过这一关，便可以说是赢定了。

他继续让对方保持攻势，以便使他的劲力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更多，可能就不必挨他最后一轮猛攻了。假如是年轻之人，好胜之心太强，定必不肯继续挨打而试图出手反击，这么一来，当然激起对方拼命之心，这时，对方奋起残余之力，孤注一掷，其势必将勇悍难当。尚固老谋深算，当然不肯这么做。

堪堪又斗了数十招，蓦然剑光暴涨，冲破了敌人战斧光幕。

这道剑光乍现即隐，两人也立时分开，停手罢战，但见叶维亚左胸上，现出少许血渍。这等情形，一望而知，人家尚固乃是及时收剑，不肯伤人，如若不然，这一剑纵然不刺死对方，也是极重之伤。

叶维亚性情悍直，怪叫一声，回头便奔返己阵，尚固在雷动般的欢呼声中，也徐徐步回己方。



大家都向他道贺，尚固心中暗暗苦笑，因为他最不解的是，对手采取的战略十分奇怪，初时一上来，一味砍劈他的长剑，到了后来，却变成斧斧都向他要害猛攻，这种打法，分明是本末倒置，把气力耗费在没用的地方。他后来觑个空，向端木芙请教。

端木芙道：“疏勒国师深知我们中原武林，讲究兵刃不能伤毁的规矩，所以告诉那叶维亚说，即使砍断了你的兵器，也算赢了。谁知叶维亚心眼不够灵活，听了这话，一上来

就拼命想砍断你手中之剑。但试想：长剑的目标，比起人的躯体，面积相差了多少？何况挥剑闪避，又不费多大气力，因此之故，叶维亚上来就自取灭亡。到后来，他又忘了疏勒国师的话，以致有时分明砍剑比砍人少费许多气力的情形，他都白白放过，舍易而就难，非攻击你身体不可。”

尚固这才明白，对方何以打得如此奇怪失策，当下凛然忖道：“对方只不过是一个不甚重要的人物，已把我杀得难以招架，假如本派以后再无人出场，抖露一点功夫，天下英雄必将以为我武当派不过尔尔。”

且不提尚固的寻思，先说疏勒国师，他一看果然连败三场，被端木芙讲对了，虽说第三场败得冤枉，却也不能不服气，也禁不住对她生出忌惮之心了。

方转念间，只听端木芙以娇脆悦耳的声音道：“在那玉台铜马腹中，有一封函件奉上，请国师过目之后，再继续比武不迟。”

疏勒国师眼珠一转，不等蒙娜翻译，立刻动手在那玉台铜马上找寻，他一下子就找到开启铜马肚腹的机关，取出一封书信。

韩行昌道：“在下果然没猜错，疏勒国师竟然精通汉语。”话犹未尽，但见疏勒国师拆函阅看，不觉失声惊噫一声，道：“敢情也通晓汉文，这真是智者无所不能了。”

疏勒国师向他望了一眼，道：“端木小姐比你更早就猜出来了，不然的话，她不会在这物事之中，留下书信。这也是我所以立刻表示懂得汉语之故，如若等到看过她的书信，才不再装不懂的话，便不足以显出我的才智，并不下于她。”

韩行昌道：“国师这话，竟是暗示说，端木小姐这封书信之内，定必指出您懂得汉语么？”

疏勒国师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他向对阵望了一眼，接着道：“你不妨看看她的表情，足证我之言定无虚假。”

韩行昌忙向端木芙瞧去，只见她不住颌首，流露出钦佩的神情。

可见得疏勒国师如此迅捷的才思，令她激赏不已。



疏勒国师向信上望去，首先映眼的是一手簪花体好字，如见其人。

那信上写道：“端木小女子拜上疏勒国师勋鉴：国师精通汉家文字，熟知汉家风俗人情，万里驱师，意欲效法我汉家前贤，布威中原，建赫赫万世之功，心雄天下，气壮山河，小女子无任佩服。窃思韩少爷行昌，一介书生，进无搦旗斩将之能，退无运筹献计之力，竟以地主远送贵客之身，忽遭楚囚之辱，貽人话柄，终无小补，国师失策之一也。汉家地域，广大无垠，人才亿万，国师竟以韩少爷为翹楚，行群龙无首之计，此失策之二也。玉台铜马，史书不载，裨帙全无，足见向壁虚构，名不正，言不顺，失策之三也。设若仍不释放韩少爷，则贵方纵然获胜，亦于国师威名有损，盖此举不无挟人质以胁敌之嫌也。小女子如不略施手段，国师绝难回心转意，多有得罪，伏乞海涵。”

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封信，把个气焰万丈的疏勒国师，看得心头凛骇不已！

他定一定神，想道：“这妮子说得不错，假如我不释放韩行昌，纵是凭真本事大胜汉家群雄，谅他们也不心服。”心意一决，立刻下令。

韩行昌难以置信地瞧他解开自己穴道，又让自己离开，心中恨不得夺过那封信瞧瞧。这真是像使魔法一般，韩世文眼见儿子无恙归来，老怀大慰，差一点就当众向端木芙叩谢。

至此，中原群雄无不心服口服，信心大增，都认为在这位神机妙算的女诸葛主持之下，必可使敌人铩羽而归。

端木芙心中有数，她深知才智计谋，有时也无济于事，扭转乾坤之举，岂是那么容易的？她正是瞎子吃水饺——心里有数。不过她确也希望群雄对她信服，以便能最有效地运用众人的力量。



疏勒国师派了一人出场，蒙娜大声道：“这一位是捐毒国勇士罗里。”

中原群雄凝神一看，但见这罗里服饰与维人一般，但发肤体貌却与哥萨克人一般，身量高大，浑身露出一股剽悍之气。原来，此人乃属黑黑孜族，史称此族轻剽躁急，犷如生獠，最擅于掳掠劫斗，居无城廓。他提着一把钢叉，背后还有一柄利刀，凶悍地奔上擂台。

端木芙秀眉一皱，心想：“此人如此剽悍凶猛，天生就是搏斗杀人的材料，这一场如若略有不慎，不但会输，甚至是流血惨剧的开端。”

方在想时，一人洪声说道：“在下甚愿出阵，一会此獠。”

众人望去，但见开口的是陕西名家娄大勇，此人身量魁梧，以硬功著称武林。

端木芙心中叫声不好，目光一转，向宗旋望去，那意思乃是想他争先出阵，谁知宗旋并没有望她，她又不便出言阻止娄大勇。

要知，在今日这等场面中，谁不想赢上一场，扬威天下？虽然此举十分危险，但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各自暗中找寻机会，一旦认为自己较有把握，必定奋勇争先，故此，谁也不能怪娄大勇请令出战，因为娄大勇练的硬功，名重一时。由他去对付这个蛮勇之人，似乎很是合适。

端木芙一时无法可施，只好点点头，道：“娄老师请过来，奴家跟你讲一句话。”

娄大勇走到她身边，旁人都识趣地让开。

端木芙悄声问道：“你硬挡敌人兵刃时，最强的是什么部位？”

娄大勇道：“小姐万勿见笑，在下是屁股的功夫练得最好。”

端木芙道：“这个名叫罗里的敌人，最凶毒的一记，必是从下而上，叉尖疾挑，有无坚不摧之威。若然万一你不幸失手的话，切记不要等到敌招乘隙攻入才作计较，必须在失手露出破绽之时，立即转过身子，以臀部抵挡敌人这一击！这是生死关头，万勿忘记。”

假如这些话是在韩行昌释放回来以前说的，则娄大勇纵然相信，也不会像现在这般牢记心中，他道谢一声，转身大步出去。

罗里一看来人魁梧强壮，登时露出虎豹碰到大敌时那种神情，须发微微竖起，两眼射

出慑人的光芒。

双方在擂台上只对峙了一下，娄大勇的镔铁棍和罗里的钢叉，一齐抡击出去，两下一碰，发出“当”的一声巨响。

紧接着，双方硬拼了数招，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声响，娄大勇试出敌人的臂力，竟在自己之上，心中暗惊。他惊的是敌人不但力道绝强，而且含蕴得有内劲，并非徒有蛮力之士可比，这才会惕凛于心。

他镔铁棍急走花巧路数，远攻近拒，使得极为灵活，宛如毒蛇出洞。

这一下，又试出了对方钢叉招数也极为神妙，并且由于气力较强，是以娄大勇出棍之时，不免略有顾忌，登时生出束手缚脚之感。

高手相争，胜负之数往往取决于很微小的原因上，娄大勇心中一旦有了顾忌，施展不开，便已陷入险境。

五十招不到，娄大勇已势蹙力穷，守多攻少，又拼了七八招，娄大勇一招“移花接木”，迅挑疾扫，铁棍才发，突然感到不妥。

全场之人，莫不看得清清楚楚，但见那捐毒国勇士，钢叉突然间攻入下盘，猛然挑起，其势勇不可当。

中原群雄有许多人都闭上眼睛，不忍见到娄大勇下阴洞裂，骨断肠流，这等惨死之态！

“啪”的一声，娄大勇已被钢叉挑中，庞大的身形飞起七八尺高，坠下之时，落在湖水中，发出“扑通”之声。

这时自有会水之人，划船过去，把娄大勇捞了起来，送往别处。

疏勒国师放声大笑，道：“端木小姐，这一场你们败啦！”

端木芙笑道：“我方只败了一场，何足道哉！”

疏勒国师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仍然很佩服你的眼光，竟早一步教导娄大勇，以最坚强的部位，硬挨罗里的钢叉，此举已救回他一条性命了。”

众人这才知道，端木芙刚才跟娄大勇嘀咕的内容，因而并不因这一场落败而感到惊慌，反而信心更强。

按照规矩，这胜的一方，可以立刻退下，但须在五十息之内出场，就可以再斗下去，不过假如又赢的话，便规定必须再出场，纵然十分疲乏，也不能换将。

那罗里迅即退下，立时又有一人出场，蒙娜大声报道：“这一位是乌秘国高手雷多。”

端木芙胸有成竹，立刻道：“有烦枯莲庵主，击败此敌。”

枯莲庵主冷漠地瞧她一眼，那神态教人弄不清她是答应了呢？抑或是十分不愿出战？

须知，这位来自终南山的高手，名望甚高，这倒不是枯莲她本人在江湖上有过什么赫赫惊人的经历，而是由于终南山苦行庵这一派，历代以来，皆出有惊世骇俗的高手。

枯莲大师既是苦行庵主，潜修多年，武功深浅别人虽不知道，但只看她神态如此之冷漠，又是苦行庵的住持，全都感到她定必不弱。但见她站了起身，拿起一个灰布包袱，举步而去。

她到得擂台上，但见那乌秘国高手雷多，长得瘦而高，服饰奇怪，手中握着一根三尺余长的短棒，棒身上镶满了各种宝石，在阳光照耀之下，眩闪出缤纷晕彩，极为惹目。

枯莲大师则是瘦削冷峻的老尼，一袭灰衣，布袜芒鞋，与这雷多站在一起，使人感到十分不调和。

双方不须打话，那雷多宝石棒一扬，反射出一片耀目光彩，但枯莲老尼既不招架，也不躲避，好像不知道对方已经出手一般，一径解开那个包袱。

雷多见她如此动作，只好收回棒势，却见她从包袱中取出一宗兵器，乃是一根四尺长的荆条，但这荆条却是以钢铁打制而成，那上面的许多尖刺，锋利异常，如是鞭中一记，不但皮开肉绽，甚至会伤筋碎骨，甚是可怕。

那雷多发出鄙夷的笑声，使得对方不禁向他瞧望，而这时，他双目突然发出奇亮的光芒，迫视对方。

枯莲老尼一触对方目光，心中顿生异样之感，同时眼皮突然沉重起来，好像是困倦欲睡。

她立时有了警惕，运起禅功，收摄心神。她数十载苦行之功，如今可显出了妙用，但觉这颗心，静如止水，坚如磐石，丝毫不被对方的奇异目光所撼动。



雷多双眉一皱，突然挥棒扫击。那宝石棒不动之时，已是光晕辉映，夺目摇神，这一挥动，更是幻出了千重彩霞，五色缤纷。

枯莲大师冷冷喝一声：“孽障！好大的胆子。”

手中铁荆条呼一声，翻卷而出，缠搭敌棒，手法奇奥，功力深厚，雷多怕被她的铁荆条搭上，连忙缩手。

枯莲大师这一回毫不相让，挥动兵刃，一轮急攻。

她的手法招数，全是极为冷峻森严，一如其人，把个乌秘国高手雷多，只打得连连绕台而走。霎时间，已斗了数十招，枯莲大师一直毫不放松，铁荆条使的招式，竟没有一招是重复过的。

中原群雄喝彩助威之声，惊天动地，可是枯莲大师一如坐禅入定，全然听之不闻的样子，既不兴奋，亦不放松分毫。

雷多用尽一身本事，都没有法子化解这被动之势，但觉敌人奇招如长江大河一般，滚滚而来，似是永无干涸之期。

尤其是她兵器上内力越战越强，沉重无比，假如这时挨上了一下，大概不死也得重伤。在这等形势之下，雷多双眼中的奇异光芒，早已见不到了。

突然“啪”的一响，铁荆条已卷住了宝石棒。

双方各自运聚功力，硬拼了一下，雷多怒啸一声，倏然跃退数尺。

原来枯莲大师一斗内力之时，察觉对方已是用尽了全力，自己却尚有余劲，因此底下飞起一脚，疾踢过去。

雷多无法封架，只好松手弃棒，急急躲避，但此棒乃是他最宝贵之物，日夕不离手边，如今硬是被敌人夺去，焉得不惊怒交集，以此急得狂啸出声。

枯莲大师夺过敌棒，竟不碰那棒一下，面色也冷漠如故，突然一翻腕，往横甩去，只见那根宝石棒，在空中划出一道炫目的彩虹，迅快飞去，“咚”一声，落在数丈外的潮水中，很快就沉没不见了。

雷多又心疼、又着急，眼见宝石棒已沉没不见，难有取回之望，真是恨不得剥了这老尼的皮，食她的肉，虽是如此，他却不敢扑上去。

枯莲大师冷冷道：“这孽障仗恃练有摄心邪法，又利用此棒迷惑别人心神，以遂其愿，作孽当必不在少数，因此贫尼夺去他的兵器，沉于水中，以示薄惩。他如若不服气，贫尼愿意空手奉陪。”

众人一听，这才晓得，这雷多敢情还有一套秘艺，无怪武功虽不十分出色，却仍然被疏勒国师十分看重，派他出场挑战任何名家。

童定山向端木芙笑道：“端木小姐选派的人手，果然最是合适不过，这枯莲大师天性冷漠，可不怕对方使什么摄心邪法。”

端木芙道：“童老师过奖了，奴家只不过臆测对方派出此人，定必有某种奇异功夫，又想到枯莲大师修习的既是苦行功夫，则论到坚心忍性这一层，她的造诣，定必罕有匹俦，当能以不变应万变，所以请她出阵，果然侥幸未曾失算。”

这时对方阵中，已把雷多召了回去。枯莲大师也就走了回来。

方一到达，端木芙已道：“庵主力克强敌，可喜可贺，目下还请你立刻调息运气，这一场可能再度偏劳大驾，更取一城。”

众人都十分羡慕地望住这老尼，只见她双目一瞑，站在那儿，就跟一根枯木似的，动也不动。

端木芙一面计算时间，一面推测局势的变化，又一面观察枯莲大师的情形。到了第四十息之时，她忽然开口道：“我们的计划已经改变啦，这一场有烦宗旋宗大侠上阵，攻占一城。”

众人都大感意外，连枯莲大师也霍地睁大双眼。

宗旋向端木芙抱拳道：“在下遵命去啦！”

大步走出，英姿飒飒，惹人注目，他才一踏上浮桥，敌方阵中也就奔出一人。

端木芙向枯莲大师道：“庵主看了对方此人出阵之快，当知疏勒国师早已吩咐定当，而他已算定这一场必是庵主出阵，是以这个敌人，必有某种功夫，自以为可以对付庵主的。”

枯莲大师冷冷道：“贫尼倒是不大服气，对方有什么高手，竟能对付贫尼的？”

端木芙笑道：“庵主功力虽是强绝一时，刚才出手拼斗，也没有费了多大的功劲，就击败了对方，但以晚辈观察，表面上，你们拼斗得不算十分激烈，应该是耗力不多，但事实上，你们在拼斗心功之时，双方都损耗了大量的心力。晚辈如若估计得不错，则庵主想恢复至平时水平，最少也须半个时辰之久。”

她话声一顿，好让对方表示意见，枯莲大师素来罕得开口，这时只点点头，表示她所

言不假。

端木芙这才又道：“再者，以今日的战局而言，我方五场已胜其四，疏勒国师算到这一场关键重大，假如他们再输这一场，则往后纵然派遣全部高手出阵，连赢四场，也不过是和局而已！但这一来，他却得损失了许多实力，这是由于每个人在三日之中，只许出场一次的限制所致。故此，他一定在这一场派出武功真强之人，准备与庵主硬拼功力。庵主既然未能完全恢复，吃亏太大，这一场恐怕不易闯过。有这许多缘故，所以我临时改变主意，让宗大侠以生力军之身，出场硬拼。”

枯莲大师虽然不大服气宗旋会强过她这时的情况，但对于端木芙的推测判断，却不能不衷心佩服。



这时那疏勒国师的未来夫人蒙娜，已大声介绍道：“这一位是沙尔诺夫，罗刹国高手，但自幼定居乌鲁木齐。”

中原群雄几乎都不晓得乌鲁木齐是什么地方，但却知道罗刹国，听过不少传说。这时，但见那沙尔诺夫黄发蓝眸，深目高鼻，双臂长满了黄毛，简直有如怪物，都特别感到兴趣，自然也禁不住替宗旋担心。

双方在擂台上一站，但见宗旋比那沙尔诺夫矮小得多，而宗旋使的是剑，那沙尔诺夫使的是一把大刀和一面盾牌，在兵器上而言，宗旋也大显吃亏。

但宗旋却毫无紧张之色，举止之间，英风飒飒，沙尔诺夫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眼，嘴角泛起一丝诡谲的笑容。

他突然以讶异的眼光，向宗旋背后望去，宗旋微微一怔，扭头观看。沙尔诺夫挥刀疾砍，口中发出得意的狞笑……

原来，他乃是用计诱骗宗旋分心，以便实施暗袭。宗旋这一中计，他可就禁不住得意地狞笑出声。

但见宗旋身形侧旋闪开，其快如风，倒像是早就料到有此一招，时间恰到好处，丝毫未曾吃亏。两人乍分又合，霎时间，刀光剑气，纵横飞舞。

但观战之人，无不发出嘘声倒彩，人人皆瞧出沙尔诺夫使的诡计，心中对他大是鄙夷，浮台上的中原高手们，眼见这沙尔诺夫武功如此高强，而又如此卑鄙奸狡，无不相顾失色。

五台癡僧晏明道：“端木小姐，这罗刹国高手太阴损恶毒了，假如宗大侠因此而败阵，咱们连报仇也无望，实在太不甘心。”

端木芙道：“大师之言甚是，但以奴家愚见，宗大侠不至于失手落败。据我所知，罗刹国之人，坏的真坏，西域诸国对这一族之人，亦极为厌恶忌惮。”

彭典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厮真是卑鄙得可以，若不是宗大侠机警过人，只怕早就中了暗算啦！”

他突然感到一对澄澈明亮的目光，正向他瞧看，登时心头一慌，连忙低头不语。

这对目光，自然是秦霜波的，彭典感到心虚负疚，是以不敢向她回望。

擂台上的宗旋，剑光飞洒，矫夭如龙，与那沙尔诺夫斗得十分激烈，惊险百出，他的威名，目下武林无人不知，但见过他武功之人，却少之又少。这时见他功力如此深厚，剑法这般奇奥灵动，方知他胆敢得罪独尊山庄，敢情真有两手真功夫。

那沙尔诺夫的刀盾毫不示弱，攻守兼备，刀势之凶悍威强，中土确实罕见，他不但抵得住宗旋的攻势，甚且还略略占点上风，攻多守少。

这两位高手翻翻滚滚地鏖战了七八十招，沙尔诺夫由于有盾牌护身，苦苦进迫，宗旋硬拼不过，也就只好步步退却。

又斗了二十余招，但见宗旋圈子越退越大，形势若是照这样子发展下去，迟早得退出擂台，掉在水中。西域方面之人，彩声雷动，中原方面则全然静寂无声，对照之下，优劣胜败之数，已可得见。

此时，秦霜波心中也不禁暗暗替宗旋着急，因为她自然看得出那沙尔诺夫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狡诈多智，目下分明是利用兵器的优点硬拼，直是迫得宗旋不能不往后退，造成了这等危险的局势。

她心念电转间，立时想得一计，当即向雷世雄道：“雷大庄主何不出言激励宗大侠，并且鼓动众人呐喊助威？”

雷世雄点头道：“对！正该如此。”

他深深呼一口气，抖丹田大喝道：“宗大侠加点劲，扬威异国，此其时也！”

他接着向众人叫道：“请大家给宗大侠呐喊助威。”

顿时喊声如山洪暴发，有惊天动地之势。

宗旋果然精神一振，“唰唰唰”连攻了三剑，缓住了敌人进迫之势，紧接着左手起处，一条长长的黑影，迅急扫出，原来是一条长达六尺的皮鞭。

他以这条皮鞭抽扫缠卷，抵消了对方盾牌的压力，因此之故，形势立时扭转，不须再步步后退。

双方呐喊之声闹成一片，震耳欲聋。擂台上的两人，斗得更激烈凶险，大有立判胜负存亡之势。

□

□

□

在场之人，无一不是又紧张，又激动，喊叫不绝。宗旋的长鞭突然间缠住敌刀，双方运力一绷，谁也不让谁。

在这刹那间，双方又闪电般卸去劲力，往前猛冲，作贴身肉搏。

沙尔诺夫手中长刀虽然不能使用，但他只要迫近敌人，一方面可用盾牌护身硬碰，另一方面又可使敌人之鞭放松变软，失去缠夺之效，相反的，他却变成可以运刀伤敌，因此在宗旋来说，实在不该往前凑。

哪知双方一合，宗旋竟利用鞭柄，加上右手长剑，夹击敌人，他那鞭柄上吐出了一口利刃，长约一尺，加上尺许长的鞭柄，变成一把短刀。

此时，沙尔诺夫只好全靠盾牌护身，封架敌人这两件兵器，迅急斗了十余招，沙尔诺夫守得十分严密，全无空隙可乘，但也被迫得一时无法反击。

宗旋在这十多招之中，已准备停当，但见他左手短刀连舞几个圈子，把皮鞭绞在柄上，这一来，皮鞭已缩短了许多，鞭梢仍然卷住敌刀，猛然一手出剑攻敌，一手力拉夺刀。

光芒一闪，沙尔诺夫的大刀，在宗旋双管齐下的夹击中，脱手飞出，落向数丈外的湖水中。

宗旋这一招使得漂亮奇奥，人人拼命鼓掌喝彩，但西域之人，却沉寂下来，紧张地看这局势如何发展。

沙尔诺夫现在只剩下盾牌护身，而他早先有刀在手，仍然抵不住对方剑鞭之威，目下完全有守无攻，当然更为不利，只见他突然跃退数步，丢下盾牌，双手高举，作出投降之状。宗旋空自恨得牙痒痒的，却已不能动手了。

那沙尔诺夫以一流高手的身份，居然在败象初现之时，立刻于众目睽睽之下，弃械投降，实是卑鄙无耻之极！

他如此奸狡恶毒而又不要脸，别人实是对他无可奈何，宗旋不屑地冷笑一声，退了出去。

沙尔诺夫一点也不放在心上，神态自若地过去，拾起了盾牌，还向宗旋翘一翘拇指，赞他了得，这才扬长而去，只气得宗旋七窍生烟，自认这厮实是平生再也难以碰到的无耻之辈。

不过他可慰的是，总算赢了这一场，当下转身回到浮台上，接受众人道贺，心中的气恼，渐渐平息。



雷世雄暗暗以传声之法，向宗旋道：“你使出神鞭绝技，会不会被秦霜波窥出破绽，认得你就是当日在江上劫船之人？”

宗旋抽空也以传声之法答道：“不会！不会！我前此使的鞭法，完全是两条路子，况且上次使的是钢鞭，定然不会露出破绽。”

端木芙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暗下交谈，她道：“今日一共打了六场，我们已胜其五，但须再胜一场，就可以结束今日之战了。”

她环视众人一眼，又道：“这一场关系重大，如若得胜，极为有利，因此，我们必须选出一位定能取胜之人。”

众人的目光不期而然地转到秦霜波和雷世雄面上。

端木芙摇头道：“他们两位不能出场，因为目下堪与疏勒国师一拼的，只有他们两位，岂可轻易出手，以致减少了对付疏勒国师的机会？”

金银钩商阳道：“然则小姐打算派何人登场，却有必胜的把握呢？”

端木芙微笑不答，转眼间，对方已有一人出阵，端木芙立刻下令道：“有烦商老师出马，打这一阵。”

商阳神情一振，道：“小姐的神机妙算，万无一失，在下是欣然领命。”

他出去之后，端木芙才道：“这一场，我们必输无疑，但疏勒国师比我们更感到头痛。”

群雄闻言，大为惊讶，宗旋胜了这一场，心气较平时浮躁了一点，最先开口问道：“小姐这话怎说？难道你是故意要输的么？”

端木芙道：“不错，以我看来，对方出阵之人，外貌虽无惊人之处，但却必是疏勒国师手下三五个实力最强的高手，甚至可能是第二号人物。”

对手如此高明，则听起来金银钩商阳输了这一场，已是不足为奇，但如若这一场早已决定放弃，则何不事先告诉金银钩商阳，好让他先有准备，不必恋战？

端木芙似是听到众人心中的疑问，说道：“奴家不请我方主将出阵之故，便因咱们目下实力较弱，无论如何以保存主要力量为主。其次，我们又得设法消耗对方的实力，因此对方越是迫得派出高手，我方就越是有利。至于奴家不把此意先行告诉商老师之故，便因我方虽是设法消耗敌人实力，以迫他们早早派遣主将上阵之法来消耗其实力，但也不能让他的主将发挥太大的作用。假如对方目下上阵之人，能够连赢四场，当然不能算是消耗他们的实力了。故此，奴家请商老师出马，务期使敌人赢得不易，耗力甚多，因而这底下的一场，不敢再行出阵。假如商老师早知必输，如何还肯尽力拼斗？”

追魂太岁索阳道：“端木小姐真是派对了人啦，在下闻说商兄的金银钩，能攻擅守，皆有独到之功。因此他全力猛攻之时，固然能消耗敌人大量的气力，即使是防守之际，敌人也得付出极大的精力，方能取胜。”

只听对方蒙娜夫人高声道：“这一位名叫扎布，是危须国人。”

此时，商阳已走到擂台上，举目打量对方一眼，只见此人又黑又瘦，面上皱纹甚多，显得十分苍老，他右手拿着一把锯齿刀，站在那儿，全无出色惹眼之处。

但金银钩商阳江湖经验极为丰富，丝毫不敢以外貌取人，是以全无轻视之心，他掣出双钩左金右银，光华夺目，这一对利钩不但色泽不同，连长短和分量都不一样，是以施展之时，双钩招式互异，变化繁复，难以测度。

在台上的中原高手，既听了商阳必败的预测，便都开始改为担心他的安危，而不在胜负上着眼。

但见商阳双钩使得神出鬼没，首先主攻，这一轮攻势，由于信心十足，格外地凌厉凶狠。

扎布以锯齿刀严密防守，看他样子，果然是生怕耗力太多，所以不想一上来就与敌人硬拼，他那防守时的身手和刀法，果然显出功深力厚，不比等闲，不过很快就迭次遇险，大有落败的可能。

其他观战的中原豪杰，不知内情，眼看商阳气势如虹，无不拼命喝彩，一时之间，喧声震耳。

扎布真没想到对方如此强悍凌厉，他原本是准备对付敌方一流高手，武功自然十分高明，假如不是临时得到疏勒国师传音指示，说那商阳并非敌方主将之才，要他小心保存实力，不可一上来就全力相拼的话，他便不会让商阳得到这等放手进攻的机会了。

要知，商阳虽非一流高手，难与雷世雄之流比拟，但他毕竟仍是武林中有数的高手，